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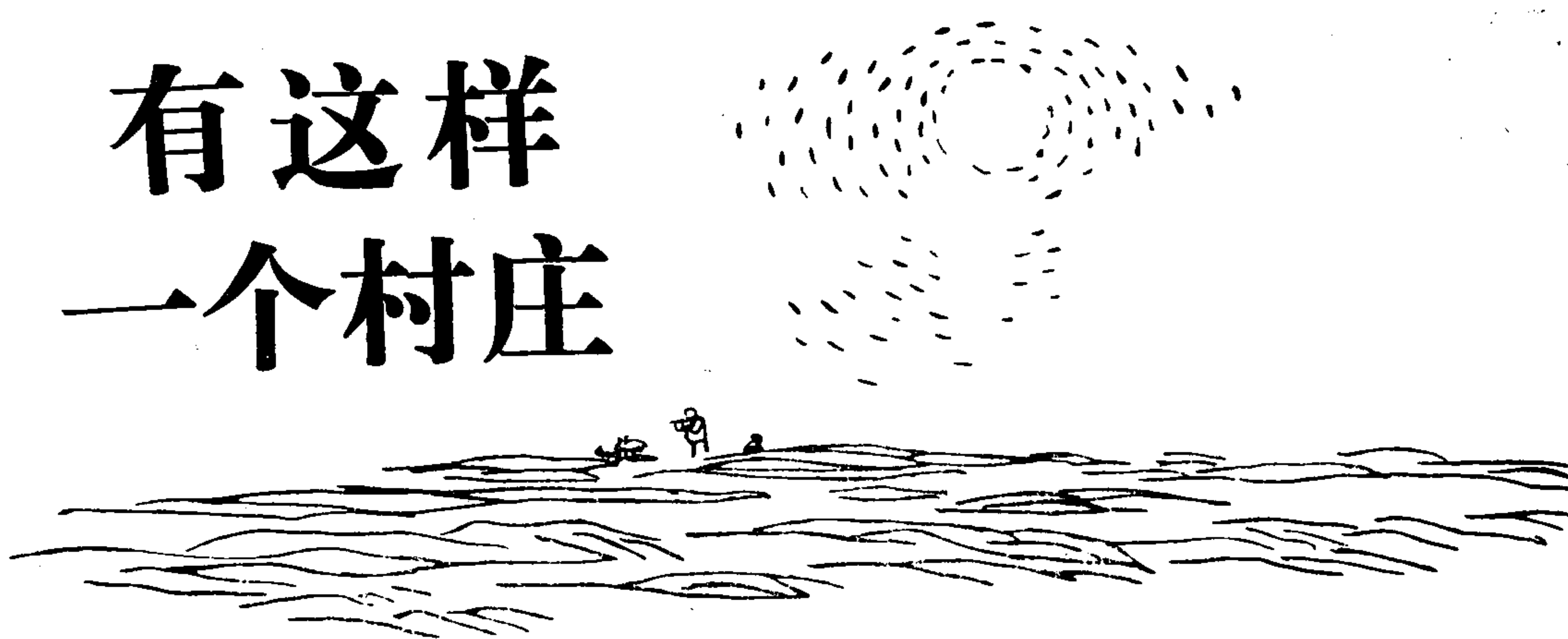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第十二辑 1986年12月

中篇小说	常新港 有这样一个村庄 (插图 张友宪)	(2)
	王凤长 三个掉队的小红军 (插图 方 骏)	(20)
	王 火 黑色的监狱白色的梦 (插图 小 珍)	(55)
	胡晓春 不啼鸣的叫鸡公 (插图 周一清)	(72)
	黄忠德 扎着红绣球的猎枪 (插图 于友善)	(83)
	徐兴亚 代号“蓝色行动”	(105)
中篇童话	郭明志 没有回来的傻哥哥 (插图 杨春华)	(123)
外国作品	〔英〕J·R·吉卜林 著 周双丁 译 大 西 洋 之 歌 (插图 王 晖)	(131)
借鉴与参考	陈丹燕 什么是塑造小说儿童形象所必须的?	(170)
	——从哈克贝利·费恩谈起	
	杨实诚 从盖达尔的作品看如何塑造时代的儿童形象	(174)
《未来》 作 品 谈	方仁工 笼子，砸烂那可憎的笼子!	(177)
	——读葛翠琳《蓝翅鸟》想到的	
国 际 儿 童 文 学 交 流	李慰慈 一只想飞的猫儿到了东瀛	(180)
	——陈伯吹的童话在日本	
窗 口 一 瞥	波兰出版儿童文学理论作品 (173) 阿·阿列克辛六十岁时获列宁勋章 (173) 联邦德国战后少儿文学一瞥 (181) 美国“问题小说” (183) 第二十届IBBY东京大会 (189) 安徽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成立 (176)	
美 术	杨志麟	封 面
	赫路夫·演生尼乌斯基 安徒生童话《幸运的贝儿》插图	封 二
	张赞怡 曹冲称象	封 三
	〔美〕莎 莎 自画像	封 三
	李 惠 小姑娘	封 三
	潘东篱 在花园	封 三
	芭蕾舞剧《欧根·奥涅金》剧照	封 底

有这样 一个村庄



常 新 港

序

死地。

一片被人忘记的、没有生命、不会呼吸的土地。无边无际的低洼地象被魔鬼糟蹋过、刚刚发生过混战，遗留下罪恶的沼泽。

那里只有潮湿和泥泞，腥臭和绝望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块土地却是醒着的。

有一年冬天，北方的土地刚刚封冻，这边塞小小的镇子上，涌进了一群陌生的人。他们浑身沾满了白霜，汗水浸透了背上的棉袄。他们一走进这座小镇窄窄的街道，就一个个疲惫地躺在地上，让四肢木棍一样直直地伸开。他们累坏了。

在这些横七竖八躺倒的人旁边，停着爬犁、牛车、手推车……

他们身上的衣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，破旧得不能再破旧，但他们的爬犁上和瘦削的牛拉的车上，却满堆着用大大小小的袋子盛着的粮食。

这是些关内来的汉子。他们头一年闯到这里，收获了一点点粮食。第二年，这片土地才报答了他们。

秋天，他们站在沼泽成片的土地上叹息，苦于没有办法将收获的粮食运出来。只能等到冰封大地时，才能用粮食去换回他们的生活用品……

死地上，有了人，便有了村庄，有了第二代，也有了一条勉强能走出来的泥泞而又弯曲的路……

一 彭大手

彭春和村上的孩子一样，在十几里外的一个学校里，对付着念完了五年级，就呆在家里干活了。

那个学校，离村子远。彭春要和同伴走过肮脏的沼泽地。差不多，十天里有两次去学校上课。有一天，连学校的老师都烦了：“你们别来了！”

他们就不去了。免得去一次就滚成个泥猴，还惹得大人天黑了站在家门口喊：“丑丫！”“大手！”

那个叫丑丫的姑娘，一边答应，一边会抽抽嗒嗒地哭着跑。沾着泥的书包还偏偏爱绊自己的腿。她摔倒过几跤，是根本记不清的。谁家的十岁女孩光脚跑几十里去上学？脸上被蚊子咬的疤，消失了，又鼓起来。一个人从草丛里走过，蚊子象侦察机似的，嗡嗡叫，跟着一大帮。

丑丫哭得有理。

彭春就站在丑丫旁边，也不扶她，也不吱声。突然间大叫一声：“妈呀！水耗子精跟上来了！比羊还大！”喊完，撒腿就跑。

丑丫哇地也叫了一声。那声音可就吓人了。她不知哪来的邪劲，书包扔了，竟光着脚跑到彭春前头去了。

村里，可没人喊彭春的学名，都叫他大手。在学校里，他一只手能把篮球抓起来。在家里，有一次，一只手抓起了五个鸡蛋，还左晃右摆，不掉。

惹得他哥哥好奇怪，忍不住也试试。他左手拿鸡蛋往右手里摆，第五个鸡蛋无论怎样也抓不住，忙得他满头大汗还是把鸡蛋打了，鲜黄的蛋黄撒了一地。

村里人都说：“彭家二小子的手咋长的？”

彭大手十四岁就啥活都能干了。他爸爸给他一把镰刀，他使着别扭，三两下就将镰刀把卸了，自己装上一根粗的。冬天，棉手套也数他的大。他看见比自己小、脑袋长得稍微尖削点的孩子，就突然把手套张开口，倒着扣在人家脑袋上。怪！那手套还真能容下尖脑袋。一下子套在人家眼睛上，又一时摘不下来，憋得那孩子象拉磨的驴儿，在原地直转圈，一边转一边骂：“彭大手，你不就是长了双破大手吗？我非砍了你的臭手不可！”

大手的爸爸会种旱烟。谁家种的旱烟也不如他爸种的长得叶宽，成色好。旱烟收下来，就在院子里拴根绳子，把烟叶成人字形搭在上面晾干。烟叶需要反复翻着晒。彭大手手重，去抓烟叶时，干了的叶子就酥酥地碎了，落了一地。

“你那手长牙了？轻点摆弄！”他爸在一边看见后就喊起来，随即赶过去，蹲在地上，把地上能收起来的烟末用指头捏起来，按在烟斗锅上。嘴上叼着烟斗，还在骂：“你只能去割大草，你粗啊！”

全村子，跟大手年龄相近的没几个孩子。他常跟丑丫在一起玩。

丑丫直，啥都跟大手说。说她天天给她爸洗脚。说她爸干完活，一进院子，离墙老远，就把锹往墙根上一扔，进屋四仰八叉往炕上一躺，妈妈马上给爸爸端饭。丑丫就得把倒在地上的锹扶起来，立靠在墙上。锹上如有泥，还要把泥刮掉。然后，从锅里舀出温水，端着盆走到炕边：“爸！洗脚！”

丑丫的爸就将两只脚往炕沿外伸伸。她就洗。

“我爸的脚呀，可臭了。我一边洗，连大喘气都不敢！”

“我可不给爸爸洗脚。我爸说我把他的脚抓疼了，还骂我！”

“该！谁让你长个怪物一样的大手！”丑丫幸灾乐祸。

大手就伸出手顺势捏住丑丫的细胳膊，稍微一用劲：“还说不说‘该’了？”

“臭手！臭手，就该，就该！”丑丫疼得直蹶脚尖。

大手就再加上一点劲，威胁道：“还嘴硬！”

“就该！就该！臭手！臭手！”末了喊出一句：“唉哟！”眼泪就在她眼眶里打转了。

大手这才松了手：“别哭呀！我还没使劲呢！”

“还没使劲？你杀鸭子不用刀，捏住脖子就把鸭子杀了，鬼知道哪来的怪劲！”

但是，丑丫也有用得着彭大手那双该死的大手的时候。过年时，孩子们要给村里的大人们拜年。大手和丑丫都愿给村头的独身汉郑大叔拜年。

郑大叔能拿出少有的东西招待他们：山核桃、野葡萄干……还有，烤土豆。郑大叔独身一人，老婆带着孩子在关里说什么也不来。他干活累了，懒得做饭，就在灶膛里的火里烤几个土豆。土豆烤得焦黄。村上人就叫他郑土豆。孩子们叫他土豆大叔。

土豆大叔家里来了客人，他高兴。炕上的好东西只让孩子们一人抓一把，第二把无论如何也不许抓。说还要留给儿子。但儿子始终没来。核桃和葡萄干都是好几年攒下的。

丑丫就伸出手先抓核桃。抓一下，放下。又抓一下，又放下。她想抓得多一点，可总不满意。

土豆大叔就在一边提醒：“就一把！”

大手一伸手，那堆核桃就少了不少。

丑丫就小声求大手了：“你替我抓一把吧！”

大手就得意地抓一把，装在她衣袋里。那口袋一下就满了，还有几个滚出来，丑丫就拿在手里。另一只手捂着鼓鼓的口袋，笑着瞟一眼大手：“这还差不多！”

大人都说，村里的女人太少。到了下一辈，村里的女人都不够分的。有好几个男娃子都会没有老婆。

大手对这些不懂，也不在意。经常找丑丫玩，也挺得意。干完活就玩，玩完就干活。

那天，大手的爸爸在屋里跟串门的人说：“我家老大该寻媳妇了，如果丑丫大几岁就好了！”

说的老大，就是大手的哥哥。

大手一听，不由在屋外把饭碗摔了。心里骂：村里就这么一个丑丫还可以跟我玩玩，现在还要把丑丫当媳妇娶走。

“谁把碗摔了？！”屋里，大手的爸爸吼起来。

“我！”大手第一次吼着嗓子回了爸爸一句。

“吃枪药了？声音这么炸耳朵？”爸爸冒火了。

大手顺脚一踢破碗片，跑出去了。好几天，大手都不高兴，憋着一股劲。爸爸问他十句，他回答一句。当他知道爸爸是随便说说的，才放了心。

这地方，除了丑丫，大手还能找谁玩？还能上哪里玩？他总不能跟父亲们一样，累了就睡觉，还能灌下刺鼻的白酒。他曾偷偷喝过那种白酒，差点把肠子和眼珠一起呛出来……

二 土豆大叔不孤独了

夏天时，大手就听村里的媳妇们说，土豆大叔的媳妇要来了。

那天，土豆大叔赶了趟集回来，裤腿卷得老

高，赤着泥脚，光着脊梁，衣裳包着个东西。大上淋着第一场小雨，挺冷。村上人说：“土豆大哥！你不要命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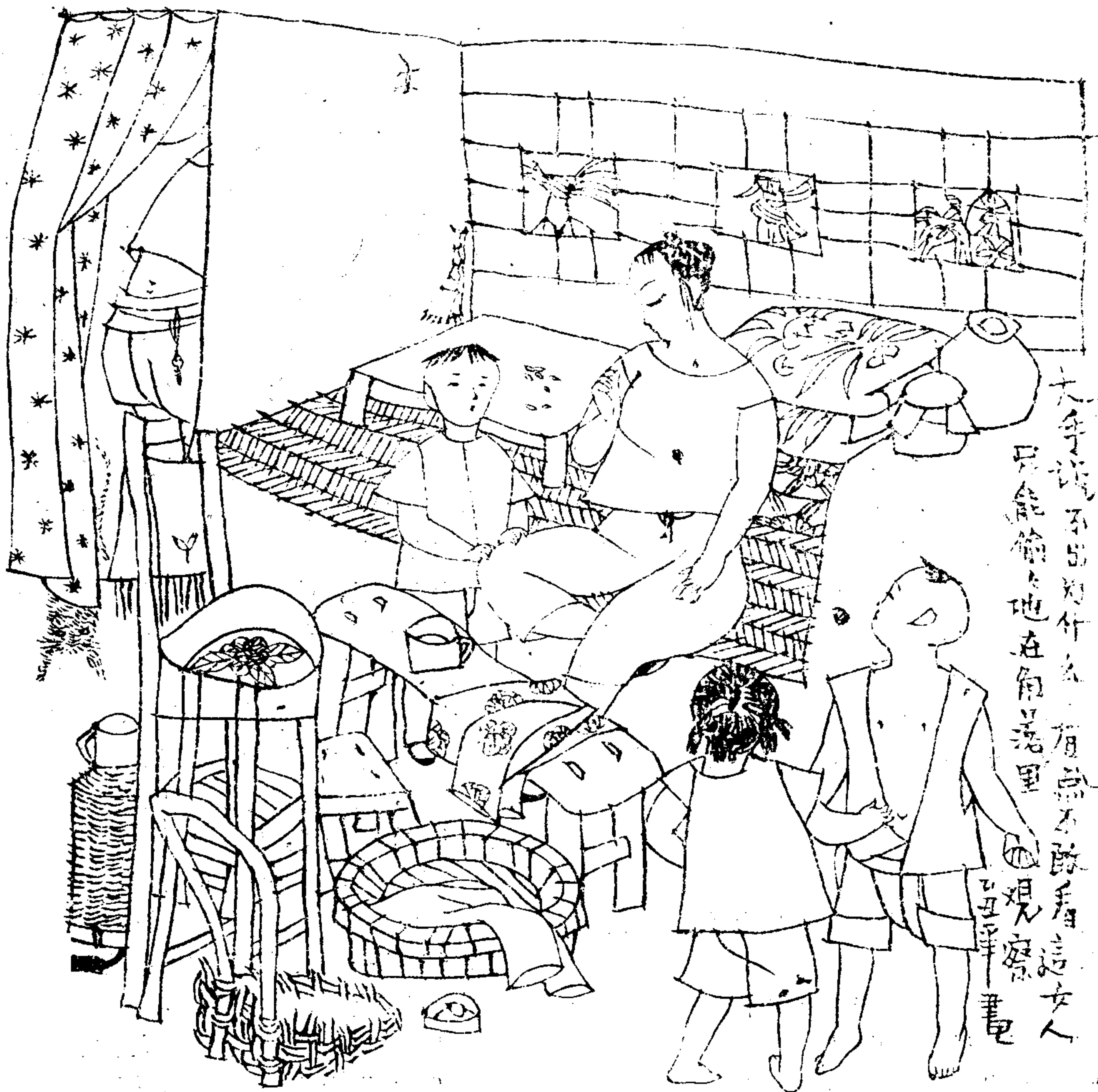
土豆大叔挺高兴：“看看！报纸没湿，报纸没湿！”

原来，他赶集买旧报纸去了。要糊糊乌黑的泥墙。

土豆大叔小心地捧出核桃、野葡萄干之类的东西，招待了几位村里细心的巧媳妇。这些敢举着铁钎把男人撵得团团转的媳妇们，给土豆大叔糊墙时，却仔细得很。

“土豆大哥！媳妇啥样？单眼皮？双眼皮？”

“白不白？”有个长得挺黑的媳妇问。



“比你白！”另一个冲黑媳妇故意这么说。

“不一定！瞧土豆大哥脸黑的吧！”黑媳妇心里不服气。

“别对嘴了！要紧的，问问是不是双眼皮！土豆大哥的眼皮可够单的了！”

“双眼皮？单眼皮？”黑媳妇赶紧又问了。

“双眼皮咋了？单眼皮咋了？哪个好？哪个不好？猪圈里的猪还都是双眼皮呢……”土豆大叔不正面回答，闷着头来了这么几句。媳妇们哄笑起来：“知道了，肯定是单眼皮！”

屋子糊过后，漂亮多了。惹得大手左瞧瞧，右望望，仿佛陌生了。

大手意识到，土豆大叔的媳妇这回真要来了。真来了。

丑丫到处找大手。

大手一听说，瞪了一下眼睛：“土豆大叔的媳妇来啦？”

“来了！”丑丫气喘吁吁的，“你快去瞧瞧吧！可那个啦……”

“哪个啦？”大手问。

“扎眼呗！”

“扎眼？”大手盯着丑丫，“啥扎眼？”

“长得呗！”

大手一走进土豆大叔的家，就看见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妇女，坐在炕沿上嗑瓜子，嘴里右边腮帮上鼓鼓的，含着块糖。长得好白，还是双眼皮。她见人进来，只点一下头，不说话。大手说不出为什么，有点不敢看这女人，只能偷偷地在角落里观察。

村里有几个粗汉子，一进院门就喊：“土豆大哥！媳妇在哪里？”一进屋，只瞧了一眼，就咂了一下舌头，把头缩回去了。低声叽咕了一句：“土豆大哥好福气！”

大手发觉，屋角里有一双眼睛在盯他。他把眼光迎上去，就紧紧凝神不动了。

这是一个跟大手年龄相仿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却显得光彩照人，与众不同。

他长得跟那女人一样白净，脸上一丁点不该有的东西都没有。干净透了。干净得同这些挤在屋里的村里人不协调。

大手怀疑，这两个人是怎么来到村里的？上这儿的人，不滚成泥猴能进来吗？大手见土豆大叔正

喜滋滋地洗他媳妇和儿子的脏衣服，立刻明白了。

那少年身上的衣服，挂满了闪亮的铜扣子。上衣袋，下衣袋，袖子上，肩膀上，后背上，全缀着一对对，一双双的扣子。好象浑身都是扣子。

大手不由自主地瞧瞧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只有两个半扣子了。

丑丫走过去，叫了声：“喂！”那少年才抬起头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丑丫问。一边问，还仔细盯着少年身上的衣服，和那闪亮的扣子。

“叫郑文友！”

“文友，他叫大手！”丑丫向门口指指。

大手看见那少年又盯着他，忙走过去，想同他玩。

大手想：土豆大叔有个真正的家了，因为有了媳妇和儿子。今后，也不会老吃烤土豆了。

一直多嘴的黑媳妇，话不断，这时又把话头转向了文友：“文友，你爸爸给你的好东西快把你埋住了！你给爸爸带啥来了？你爸说过，他儿子会带蛋糕给他。他可不想吃土豆了！”

“我带了蛋糕的！来的时候，我和妈摔了好几跤，妈把吃的东西都扔在泥里了！”

“不容易！难啊！”土豆大叔始终嘿嘿笑着。

大手想，土豆大叔也真该高兴了。我和丑丫也多了一个朋友，尽管那么好的蛋糕扔在半路上了。

三个孩子的头很快凑到了一起。文友拽了大手一下，想说什么。好半天，文友才问：“学校在哪？”

“我们去年就不上学了！”

“嗯！”丑丫也点头，“五年级毕业了！”

大手和丑丫，谁都看见了，文友的脸，多么失望啊！

“我应该上七年级了！”文友说。

“那你的学问最高了，还学啥？帮助你爸干活吧！他可累了！”大手说。

文友突然又冒出一句：“为什么把村子盖在这里？”

大手和丑丫愣了一下，谁也回答不出。因为他们生下来，见到的就是这个可爱的小村子，还有沼泽地，还有沼泽地上开的一种黄花。

大手看看丑丫，丑丫看看大手。

大手打破了沉默：“文友，我能一只手抓五个

鸡蛋！信不信？”

“你的手好大？”文友惊奇地叫了一声。

三 他叫“破笛子”

大手、丑丫、文友一跑出村子，世界就成了三个人的了。

“文友，脱下你的衣服叫咱穿穿！”大手的眼睛老往文友身上溜，伸手摸摸文友的衣服。

“啪！”丑丫眼快，把大手的脏手打落了：“别捏脏了！”

文友犹豫一会儿，还是脱下来让大手穿穿。大手兴高采烈地穿上身，可扣子怎么也扣不上，还露出一溜结实的胸脯。

大手哭丧着脸往下脱，窄窄的袖子挣得嘶啦一声响。

丑丫急忙踢了大手一脚：“告诉你轻点，轻点。撑坏了咋办？”说完，担心地看看文友。

文友并没注意大手穿上自己的衣服是啥模样，眼睛只管盯着一个地方。

在泥泞的草地里，走过来一个孩子。长得又黑又瘦。那少年手里挥着一根沾满了黑泥的鞭子，赶着七八只山羊，胳肢窝里还夹着一根破旧的笛子。

丑丫一时不知跑哪里去了。那少年的眼睛一直盯着文友，盯着村里新来的陌生人。一看见文友身边的大手，就忙扭转了身，用鞭子抽了一下前头的大白羊，绕开了他们。

“啊！”文友突然惊叫了一声。

一条灰色而又难看的长虫，被白羊的硬蹄子踩痛了，从草丛里扭曲了一下身子，带着湿漉漉的水气，缠住了大白羊的脖子。白羊惊恐地叫了起来，浑身的毛颤抖起来。它摆了几下头，想挣脱长虫的攻击。没有挣脱，越缠越紧。那只白羊干脆滚在地上，在长虫的淫威下挣扎。旁边的几只羊，遭到突然的惊吓，四下奔逃，发出可怜的叫声。

放羊的少年瞪着惊恐的眼睛，不敢靠前，一边哭，一边喊：“快帮帮我，我的羊要死了！帮帮我啊！”

文友吓得直往后缩：“大手，快帮帮他，快帮帮他！”

大手一动不动。

文友在大手的脸上看见了什么？禁不住又吃了一惊。

大手脸上是幸灾乐祸的笑。

“大手！你为什么……还笑？！”文友不理解地看着大手。大手突然间变作了另一个人。

大手转身就走。

文友一把抓住大手的衣服：“你为什么不帮他？你说，你为什么不帮他？！”

“我为什么要帮他！”大手冲文友吼了一声，

“把羊都吓死在沼泽地里，一只不剩才好哩！让蛇把他的羊吃光了才好哩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这样？”

“因为他叫‘破笛子’！”

“‘破笛子’？”

“对，没人搭理的‘破笛子’！”

文友站到大手的对面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恨他？人家在哭哩！你一点都不好！见死不救。我不愿意跟你这样的朋友玩，知道吗？我从心里不愿跟你这样的朋友玩。”文友向村子里跑去了。

大手愣了一下，回过头去，看见那只遇险的大白羊，已经从泥地里哆嗦着站起来了，滚了一身黑泥，不象白羊了。

“破笛子”双膝跪在泥里，跟那只羊一样，浑身是脏泥和揉碎的草屑，只有两只眼睛是白的。他两只手沾满了血和泥。他面前，一条扯成三段的长虫，被遗弃在草上，泥水里……

大手看见“破笛子”眼睛里放射着一种光，一种倔强的光。“破笛子”缓缓地站起身，身上的泥水往下淌。他的眼光四下搜寻，在泥水里，他捞起了那根笛子，在脏衣服上擦了擦，用手拉了一下受惊后的大白羊的脖子，摇摇晃晃地找散失的羊去了。

文友来到这个村子不久，一天黄昏，他在屋里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屋外传来。声音很特别，很大。文友听了一会儿，才听出，是在骂人。好象在骂村上的人。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。听了使人恐怖得发抖。

“这是谁？怪吓人的！”文友拿着饭碗的手颤抖着。

“疯女人！”

文友爸爸的话音未落，屋外又传来一个男人的喝斥声。紧跟着，声音变得嘈杂起来，好象好几个男人在咒骂，在喊叫……

那疯女人尖叫了一声，破口大骂。

文友小心地走到外面，便看见几个男人在打那个疯女人。疯女人在地上又滚又爬，大哭大叫。

这时，从一间草房里跑出一个男孩，正是文友见到过的、名叫“破笛子”的又黑又瘦的少年。他一面哭着，一面哀求：“求求叔叔大爷们，别打她了，别打她了，她疯了，我妈是疯子，她不是故意骂你们的！我求求你们，别再打了……”

“破笛子”伸手遮着疯女人，一边“咕咚”一声跪下了：“我求求你们！”

几个恼怒的男人还在用脚踢那个疯女人。

这时，大手跑来了，手里举着一把锹：“谁他妈再打！”

几个男人愣了一下，停了手。

“把锹放下！”没想到，那几个男人里有大手的爸爸。大手的爸爸吼了一声。

“不！”大手恶狠狠地说，“谁再动她一指头，我今晚就点了他家的草房，让他全家喂蚊子！”

那几个男人退到一边去了。大手的爸爸站着不动。大手的哥哥走出来，要夺弟弟手里的锹。

“你给我滚开！”大手喊了一句，眼泪流了出来。

大手的哥哥也后退了。

大手见人们退缩了，一把提起跪在地上的“破笛子”：“你真窝囊，下什么跪！我就讨厌你没骨头！”

“破笛子”擦着泪站起来，拉着疯妈妈回家了。

人们也散开回家了。只有大手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文友走过去，悄悄说：“大手，明天，我找你玩，等着我！”

大手点点头，面有惭愧之色。

这个村庄不平静的夜晚呵！

四 文友没有听说过的故事

那天黄昏的事发生后，文友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村里人这么仇视这母子俩？

这个村子里，并不只有山核桃、野葡萄干，还有一些弄不明白，让人心惊肉跳的事情。

文友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这问题很重要。

“爸！‘破笛子’的爸爸呢？”

“死了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前几年，咱村各户种的黄烟特别好，都盼着给个好价钱。‘破笛子’的爸爸嘴能说，爱穿件四个兜的干部服，到处跑。他说，把黄烟交给他，准能替大家卖个好价钱。村上人信了他，都交给他了。地刚刚封冻时，‘破笛子’他爸赶了牛车，装了一车黄烟走了。村里人，除了种粮食，就靠这黄烟弄点活钱了。可是，‘破笛子’的爸爸一走不回头，再也没回来！”

“卖了钱？带上走了？”

“对！把全村人的钱拿走了。村里人都说，‘破笛子’的爸爸早存了这心，不想在这么苦的地方过日子了。村里人都气坏了。天天找‘破笛子’的妈妈问她丈夫回来了没有。然后要钱。被坑得最厉害的是大手家。大手他爸种的烟最好，也最多，人都叫他‘烟王’！大手的爸爸一天两次去追钱。‘破笛子’火了，放出一只黑狗来咬，把大手他爸的腿咬出了血。村上人就把那条狗打死煮肉吃了。大手爸爸挨狗咬，大手就找到‘破笛子’算帐，把‘破笛子’狠狠打了一顿。以后两个孩子见面就象仇人似的。……‘破笛子’这孩子挺可怜，一个人放羊，还种着地。”

文友一下明白了那天大手为什么不帮助“破笛子”了。

“‘破笛子’妈为什么会疯？”

“听了‘破笛子’他爸死了的消息，她就疯了。疯了以后，她经常骂人，骂村里的人，她恨村里的人。把村里人骂恼了，就打她！”

“‘破笛子’的爸爸怎么死的？”

“他跑后的第二年，刚入冬时，就传说他冻死了！”

“冻死的？……”文友很吃惊。

“是冻死的。冻死在湖里。这湖离咱这儿有三十里路远。‘破笛子’的爸爸伙同一些人，划着一条破船，在湖里打鱼。那时天冷了，是寒流，冷得厉害！他们知道那天有寒流，可他们又太贪心，结果……”文友的爸爸不说了，好象不愿意说下去。

“怎么啦？说呀，爸！”文友追问着。心里咚咚跳着。

“……他们那最后一网鱼还没拽上来时，湖边已开始结冰了。你知道吗？孩子，结冰是从岸边往湖心里结的，一层层结，挺可怕的。那船上的人发现

时，都慌了，一个个往湖里跳，自己顾自己，冰下是水，冰又一层层变厚，人根本动不了。全冻死了。……”

文友从没听说过这些事，心里微微发抖：“‘破笛子’真可怜！”

“是可怜。你和你妈没来时，我真想收养了那孩子！”

“睡觉吧！别说那些吓人的事了，吓坏了文友！”文友妈在一边冷冷地说：“哼，自己穷得吃土豆，还想收养别人的儿子！”

文友见爸爸不再吭声，知道爸爸有点怕妈妈。

“他为什么叫‘破笛子’？”文友又突然问。

“他爸死了，她妈疯了！全村人都说这是报应。那孩子没人理，没人管。一个人孤单地放着几只羊在沼泽地里转。也不知，从哪儿捡了一根破笛子，象得了宝贝，整日吹。他没有笛膜，就剥开大葱，用大葱里的粘膜和纸当笛膜。那是什么笛膜，吹一会就破了……”

土豆大叔永远也忘不掉这么一件事情。有一次，他从几十里远的湖岸上割了一捆芦苇编席子，从芦苇里取出一些笛膜递给这个孩子时，这孩子哆嗦着手接过去。看了半天，一下扑在他怀里，一面捶打他的胸膛，一面哭诉：“大叔呵！大叔！呜！你为什么不是……你为什么不是啊！”

土豆大叔当时完全感觉到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，内心深处希望的是什麼。他被孩子的真情所感动。但是，他只能忍着眼泪，咬着牙，默默地用眼光去抚摩自己怀里那耸动着的黑瘦的身骨。他不能说那句话，因为他有媳妇，有一个亲生儿子文友。

当他看见那孩子抹着眼泪离开他的怀抱时，他想痛哭一场。“别怪我！孩子！”他望着“破笛子”那瘦小的背影，用心说话。

“……从此，村里经常听见那不成调儿的笛声。当笛子一响，人们都说：‘这笛子吹得象个孩子在哭，吹的什么破笛子？！’”

“他就叫‘破笛子’了？”文友明白了。

爸爸点点头。

“爸！那……”文友还要问。

“睡吧！”文友妈嗑完最后一把瓜子，又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一块糖，剥了纸，放进嘴里。然后，脱了鞋。

“洗脚吗？”文友的爸爸问。

文友妈点点头。

文友爸端水去了。端进来，放在妈妈的脚边。

文友觉得，爸爸也有点可怜。

五 忧郁的土豆大叔

中午，恶毒的太阳把草叶上的露珠吸干了。无边际的沼泽地，无边际的草地，到处散发着火炉一样的热气。人，根本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躲避太阳的追赶。只能无奈地任太阳曝晒赤裸的脊背。

干活，谁也干不过土豆大叔。论蛮劲，大手要算第一，可大手怎么也割不过土豆大叔。大手哈下腰猛干一阵，总要直直身子。土豆大叔可不，身子埋在草丛里，一直干到底。

一捆捆柴草，全要靠人背回村里。一天，大手见土豆大叔背第二趟草时，走得很慢，脚下有个水洼，他好象要绕开它。突然，他两腿一软，身子晃了晃，便倒在水洼里了。

“大手！拉……拉太叔一把！”土豆大叔背上的草，象小山一样压在他身上。他动了动，没有挣扎起来。

大手奔过去，推开压在土豆大叔身上的草，拉住土豆大叔哆嗦的手，让他坐起来：“土豆大叔！怎么不让文友来帮你背草？”

“他受不了这苦！”土豆大叔看了大手一眼，目光中流露出难言的苦：“他妈……疼他。这孩子不能上学，已经够委屈的了！”他说着，吃力地站了起来。当土豆大叔重新把草背在背上时，大手发现他比过去瘦多了。

“嘿嘿！大手，我没事，以前，不都是这么干的吗？”

“大叔，你饿了吧？我这儿有个馒头。”大手拽住了土豆大叔。

“不！我早上带干粮了，也吃过了。吃得很饱。馒头，你留下自己吃吧！”土豆大叔背上的草，象座小山，把他的腰压弯了。

可怜的土豆大叔！

就在大手一转身的时候，他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在土豆大叔刚刚倒下的地方，他发现一个烤熟的土豆。

他把土豆抓在手里，盯了好久。突然，象扔一块石头，奋力把手里的土豆扔向远处。那土豆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，落在远处的水洼里，溅起一串水

花，惊飞了两只小鸟。

他的眼角，溢出一滴热泪。

下午，大手正要去找文友，正碰上文友来找大手。文友后面跟着兴高采烈的丑丫。

大手冷冷地看着他俩。

文友没有觉察到大手的脸色，他手里正拿着一串鞭炮：“大手！咱们放炮去。”

丑丫只顾说自己的：“大手，我还敢用手拿着放呢！”

“一边去！”大手心烦地推了丑丫一把。

丑丫愣了：“怎么啦？”

大手不理丑丫，一把抓住文友的手：“不过年不过节，放哪门子鞭炮？钱哪来的？”

“我爸给的！我让人去镇上捎回来的！”文友咧了咧嘴，大手的手大概捏疼了他。

“文友，我再问你，你家早上吃饭了吗？”

“吃了！”文友眨了眨眼睛，“问这些干什么？”

“吃的什么？”

“馒头！”

“馒头？”

“对！馒头，我妈吃了两个，我也吃了两个！”

文友没说完，大手的手又抓住文友的衣领：“你爸吃的什么？”

文友一下明白了。马上垂下头，红着脸小声说：“我爸说，早晨趁太阳没出来割草凉快。我妈不起来做饭。她总最后一个起。爸爸只好从灶洞里掏几个土豆走了！”

大手怎能不知道！土豆大叔过日子精细，趁头天晚上做饭剩下的余火，在火灰里埋上几个土豆，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吃了。

“你妈妈……不做饭？”

“不做。她饿了，就自己做着吃！”

大手难受地说：“文友，你知道吗？这儿的孩子们，要知道干活，女人要会做饭！”

文友不言语了。

“还放炮吗？”丑丫问，眼睛却盯着大手。

大手转身走了。

“大手！你不来放炮，我和丑丫去放了！”

“不去拉倒，我俩去！”丑丫翻了一眼大手的背影，拽着文友走了。

六 火

大手从村头那口水井里打出第一桶水时，就听见了鞭炮的响声。

他心里窝着火。土豆大叔吃土豆，儿子文友穿得干干净净放鞭炮。

他又打了一桶水，把发烧的头浸进凉水里去。他要凉快凉快。单单因为天热吗？村里的鞭炮噼啪乱响。

“哗！”他把那桶水倒了。又打了一桶，倒进小铁壶里，准备给割草的哥哥和爸爸送去。

丑丫慌慌张张迎面跑来，见到大手，只说了句：“失火了……”就哭起来。

大手一看，村里冒起一股浓烟。不知是谁家的草垛着了。大手一边往冒烟的地方跑，一边喊人。

村里哪有人？大人都干活去了。

大手快跑到时，突然预感到什么。他心跳得更厉害了。他听见了噼啪带响的柴草燃烧的声音。站在火前，他愣住了。

燃烧的柴草，正是他刚刚背回来的，还没有垛好的草。那草摊了一地，火是从草中间烧起来的。

文友吓坏了。是他把鞭炮扔到草堆里，引起着火的。他懵了。

丑丫在一边嚶嚶地哭。

“哭什么？”大手吼了一声。那火势挺猛，烤人的脸，燃烧的地方紧挨着大草垛。大草垛也开始冒烟了。

丑丫往村外跑去：“来人啊！失火了……”

大手先用水壶里的水往火上泼。这顶什么用呢？他急了，一甩手，把水壶扔到火里去了。他最担心的是大草垛烧起来。大草垛旁边是草房子，全村的草垛和草房子连成了一片……

一场可怕的火灾就要出现！灾难，就要降临到这个村子里了！

大手哭了。他突然拚命扑打大草垛上的火苗，他要保住大草垛：“来人啊！……”

“烧得好！烧得好！”一个尖厉的声音传来。疯女人光着脚在跳，摇着乱糟糟的头发，拚命拍着巴掌：“烧啊！烧啊！都烧光！全烧光！哈哈……”

“破笛子”出现了。他奔跑过来，瞪着一双大眼，左右一看，飞跑到一个脏水坑里，跳进去，扑

腾了几下，带着一身湿漉漉的水，扑到火跟前，将身子一横，象放倒了一根木桩，就躺在火里了，石碾子似的，在火上滚了起来……

“‘破笛子’快出来，烧死你……”大手喊叫着。

“破笛子”还在火上滚，滚，滚……

最后，“破笛子”不动了。好半天才站起来，抬起了头，脸上除了眼睛是白的，全被烟熏黑了。他疲惫地走了两步，看见周围烧黑了的地，和在轻风里飞扬的草灰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火灭了！”他从地上捡起笛子，看见笛子的半边已被火烧焦了，发黑了，心疼地擦了一下，默默地转过身去……

大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不知说什么。好半天，才说了一声：“‘破笛子’！你的衣服烧破了，脱下来洗洗，让我妈给你补补！”

‘破笛子’转回身，望着大手的眼睛，摇摇头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早就学会补衣服了。”

“‘破笛子’！今天，亏了你！”大手又说了一句，感到这句话说得好无意义。

“你也帮过我！”“破笛子”走了。

大手难受地望着“破笛子”那身烧坏的破衣服。“我曾经打过他，我曾经打过他，他不还手，一次都没还手……”他喃喃着。

大手心里，也象被火烧过了一样，痛恨起自己来了。他久久地站在那里……

……

太阳，快从西边沼泽地的地平线上消失的时候，大人们才陆续收工回来。

被烧的柴草垛围了一群人。

大手的爸爸一挤进入群，就差点跳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谁点的火？怎么烧的？……”

丑丫在一边小声说：“是放鞭炮失的火！”

一听说放鞭炮引起失火，土豆大叔忙走到文友跟前：“孩子，是你烧的吧？”他知道文友买了鞭炮。但他从心里不希望是文友烧的。烧掉人家的草，是要赔的。

大手一看见土豆大叔那忧愁的脸，就产生了一个念头。他咬了一下嘴唇，走到发怒的爸爸面前：“爸！是我放鞭炮失的火！”

“啪！”大手的脸上挨了爸爸狠狠的一巴掌。“啪！”又是一巴掌。

大手没有躲闪爸爸挥过来的手。他一动不动。

仿佛那巴掌是打在木头上。

“你的大手是干活的，不是造孽的。我让你手痒痒！”“啪！”又是一巴掌。

丑丫哭了。她最明白，又不敢说。

文友也在哭。他从没经历过这种场面。

人啊！

七 摸鱼的人

大手早就有一种预感，这预感他还说不清楚，它不知什么时候爬进他心里一个隐蔽的角落里。也许，生活不该让他明白这些事情。

他替土豆大叔担心。

他上土豆大叔家找文友玩时，看见文友的妈妈，总是把穿着一双干净的花袜子的脚，舒服地垂在炕沿下。那晃动的脚下，撒着片瓜子皮。她那白白的腮上，鼓着一个包。她吃渴了，就趿拉着鞋，去喝水。那懒洋洋的鞋踩在瓜子皮上，会发出呱哒的响声。喝完水，重新再抓一把瓜子。

大手觉得，啥时见到这女人，这女人的嘴都在动。文友还说过：“我妈吃瓜子，总要含块糖，说那样吃得香！”

村里人弄点钱不容易。大手清楚地记得，夏天为了一根冰棍，早上就爬起来，走过沼泽地，赶到集市上。晚上才回来，肚里什么都没有，咕咕直叫，他也感到很幸福。因为吃到了一根冰棍，是三分钱的冰棍。五分钱的奶油冰棍不敢买。那时，剩了二分钱握在手心里。如果再有一分钱，还能吃到一根三分钱的冰棍。

那天，文友在大手家门口转了几圈，走进了小院。站住，又踌躇地走出去了。他用袖子抹了一下眼睛，眼睛红红的。

“文友！进来怎么又走啦？你哭了？”大手看见，追了出来。

“我没吃饭！”文友的眼泪又涌出来了。

“没吃饭？”

“妈妈和爸爸吵架了，妈妈把锅砸坏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妈妈要买东西，爸爸没有钱，妈妈骂了爸爸，就把锅……”

果真缺钱花了。大手早就想过，土豆大叔积攒的钱，是不多的。

“你爸爸呢？”

“爸爸说，他去想办法了……”
可怜的土豆大叔。大手从心里叹息了一声。
他进屋取出一个大饼子，递给文友，又把文友领到小园子里，拔了两根大葱。

“我不吃葱，怕辣！”文友摇着头。
大手又在黄瓜架上找到一根黄瓜。
文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……

天上在下雨。地里干活的人，每人头顶一捆草，赤着脚，跑回村里了。

沼泽地里的蛤蟆，怎么不聒噪了？草丛里鸣叫的鸟儿呢？它们栖身在什么地方？

一个人，赤着乌黑的脊背，站在淹没了大腿的沼泽水洼连成的水沟里。嘴里咬着一根柳条，柳条上穿着一串泥鳅鱼、鲶鱼。两只胳膊，深深地埋在水里，一点点向前移动，两只眼睛在蒙蒙的雨雾中，透出一种渴求的光。

他是土豆大叔。

“有一斤多了……再摸一会儿！”他跟自己说。
在赤裸发滑的脊背上，豆粒大的雨水落在上面，溅起一朵朵小水花。突然，他一动不动了，他缓慢地把手向前伸去，触到一个草垛头，把身子靠在上面，一阵阵咳嗽起来。他两只手紧紧抓住那一串鱼。那串鱼也随着他剧烈的咳嗽而颤动着。

雨，还在下。

他感到五脏六腑如果都从嘴里吐出来，也许就不会觉得胸口堵得慌，也许会清爽多了。

他怕一失手，使鱼落在水里跑掉，就把穿鱼的柳条的粗头，插在泥里。然后，两手扶着垛头，使劲地咳嗽起来。稍微平息了一会儿，无奈地摇摇头，仰头看了一眼细雨茫茫的天空。重又拔起那串鱼，咬在嘴里，再慢慢把两只手深深地埋在水里，向前一点点移动……

他突然觉得，在雨幕遮挡的不远处，有一双眼睛盯看他。

他直起了腰。在河沟拐弯的地方，一个草垛子挡住了一个人的身子，一张黑瘦的脸默默地朝着他。

“破笛子！”土豆大叔认出了那个人：“你站在水里干什么？下这么大的雨！”

“破笛子”从水里趟过来，浑身是鸡皮疙瘩，两只黑瘦的手拎着两串沉甸甸的鱼。

“你也来摸鱼？”

“破笛子”走到土豆大叔跟前，把两串鱼放在草垛头上，顺着河沟，走了。

“‘破笛子’！”土豆大叔脸上勉强带着笑：“你把鱼放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大叔！我知道她骂你了，还把锅砸了！我是在窗外听见的！”

“你听见了？……”土豆大叔垂下头，他第一次感觉到，自己面前站着的不是一个孩子，但分明又是孩子。他看见孩子的头发，湿淋淋的，往下滴着水珠子。是天在落泪吗？他想喊一句话，从心里喊一句话，但，怎么也喊不出来，一阵剧烈的咳嗽迫使他弯下了腰。

“大叔，回家吧！雨，不会停的……”“破笛子”走了。

土豆大叔透过雨幕，目送着“破笛子”的背影：

“我行的，孩子！我的身体结实着呢！抗折腾！”他心里说。

可他知道，“破笛子”小小年纪，已患了严重关节炎。“破笛子”的爸活着时，讨厌这个儿子，嫌他笨，经常罚儿子，打儿子。有一次，土豆大叔路过一个柴草垛，发现里面露着一只脚，一拨拉草，是“破笛子”在里面睡着了。那草垛上面落了一层白霜。“破笛子”是被他爸赶出来的。那是冬天啊！苦命的孩子。

他想着，久久盯着草垛上的两串鱼……

第二天，土豆大叔病倒了。他本想爬起来，把昨天捉的鱼拿到镇上卖掉，怕放坏了。可他从炕上摔在地上了。文友吃力地把爸爸扶上炕。

“文友，你去吧！到镇上，把鱼卖了！记着，可以卖一块钱一斤！”

文友勉强点了点头。看见爸爸病成这样，才不得不答应。他从没做过这种事，他只会拿着钱从别人手里买东西。

“大手！我要去镇上了，去……去卖鱼！”文友咬着嘴唇，低着头。

“我看出来了，你不敢去，是吗？”大手问。

文友求助地抬起头，睁着一双需求帮助的眼睛。

“走吧！”大手把装鱼的篮子提起来，拍了一下文友的肩膀。

文友的心，象石头落了地。他有了依靠。

当他们俩踏上那条泥泞的路时，身后传来丑丫的喊声。

“咋不叫我？”丑丫穿着一件平时不舍得穿的白衣服：“我也要去集市上逛逛。”

“我们去卖鱼！”大手说。

“我给爸爸买点纸卷烟。他把挂在墙上的日历都撕了抽烟了。今天是七月十五日，日历都撕到十月了！”

丑丫走在前面，老看自己身上雪白的衬衣。

“怪美呢！”大手在她背后嘀咕了一句。

“你说什么？再说一句！”丑丫站住，盯着大手，厉害起来。

大手在筐子里用手抓了一把鲶鱼，手上沾着腥，凑到丑丫跟前：“让你厉害！我给你变成花布衫吧！”就要往丑丫的白衬衫上抹。

“臭手！臭手！”丑丫跑开了。

泥路上，留下了六只脚踩下的足窝……

八 集市上的遭遇

集市上闹哄哄的。到处散发着说不出的怪味。

大手把鱼筐往地上一放，那些黄瓜摊、辣椒摊、肉摊的主人就把眼光偷偷往筐里溜，并更大声地叫起来，招揽生意。恐怕顾客被那筐鲜鱼吸引了去。

大手也竟然张不开嘴了。他也是第一次干这事。文友胆怯地看着街上的人，他急得催促大手：“快喊呀！”

大手搓了一下手：“真不如让我去割一上午草。”

“好象筐里装的是癞蛤蟆，不是鲜鱼似的！”丑丫把文友和大手扒拉到后面，站到筐前：“大手！你去帮我买卷烟纸去，我卖鱼！”

大手松了一口气，接过丑丫递过来的钱。转身上供销社去了。没走几步，就听见丑丫尖尖的引人注意的声音：“卖鱼啦！一块钱一斤，新鲜的！”

大手笑了一下，这一套学得可真快。他突然发现，丑丫可不象以前那么脏那么丑了。长得挺那个……也许是身上穿了件漂亮的白衬衫？她爱美哩！

大手进了供销社，买了烟纸，把售货员找给他的零钱仔细点了两遍，就挤出闹哄哄的大门。

快走到丑丫和文友卖鱼的地方，见围了一群人。人群里好多人在说话。

“鱼可能卖光了！丑丫真行！”大手心想，一

会儿，我们三人每人买根冰棍吃，这次一定买一根白色的奶油冰棍吃。他想起那次，看见一个被母亲抱在怀里的小姑娘，就吃的奶油冰棍。一边吃，那溶化的乳汁顺着潮潮的红红的小嘴淌下来，真馋人。

当大手钻进围着的人群时，一下愣住了。

文友在哭。丑丫也在哭。筐子里的鱼不见了，只剩下两条小鱼崽遗弃在筐底。

丑丫雪白的衬衫上，有几道脏手印，还沾着零星的几片鱼鳞。

“怎么回事？丑丫！”大手急急地问。

丑丫还在哭。在哭白衬衫，还是在哭……什么？

“别哭啦！说呀！”大手跺了一下脚。

“刚才，有两个人要买鱼，一个人还拿着酒瓶子。说这些鱼他们全要了。就把鱼倒进他们带的一个袋子里。给钱时，是按五毛钱给的，七斤鱼，才给了三块五毛钱。他们说这鱼不好，有大有小，小鱼比大鱼多，只值五毛钱一斤。就扔下钱走了，我拽住他们，说不卖给他们了。他们就掰我的手，我不松开，他们两个人一起推我……他们拎着鱼走了！”丑丫越说越委屈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那两个人上哪去啦？欺负人！”大手差点跳起来。

人群里有人说：“那是两个贩子，坏着哩！”

丑丫领着大手、文友在后面跟着，撵进一个小巷口。

“就是他俩！”丑丫指着前面。

那是两个青年人，蹲在僻静的地方正在分鱼。旁边的地上，立着一瓶喝剩了一半酒的瓶子。

大手走过去，脸上充着血，两只手握成了拳头：“把欠的钱给我！”

那两个人一抬头，见是一个不太大的孩子，就笑了：“什么钱？欠谁的钱？”

“欠三块五毛钱！”大手说了一句，声音挺大。

两个年轻人可能被这一声吓愣了一下，猛地站起来。一高一矮。笑意从他们伪装的脸上消失了。

大手觉察到了什么。丑丫也觉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，她胆怯地扯了扯大手的衣服。

大手没有理会丑丫的暗示，向前走了一步。他心里只想到把那属于土豆大叔的三块五毛钱要回来。土豆大叔现在还躺在炕上佝偻着身子在咳嗽呢！

“把三块五毛钱给我！”

那个高个的青年人也慢慢走到大手面前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然后，伸手推了大手一下，仿佛试探着什么，又傲慢地推了一下。

那矮个青年也凑上来：“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这鱼已买定了！”他长着个异常粗大的脖子，两只粗手沾着鱼腥味，一脸凶相。

丑丫害怕了，退了一步，转身喊文友，发现文友不见了。该死的，上哪里去了？她想去找文友，又怕大手吃亏，就站住了，紧紧盯着两个露着凶相的鱼贩子。

“走！”那高个青年，没有把面前这个光脚的小子放在眼里，对矮个子摆了一下头，拎起平分的鱼，转身就走。不料，突然感到肩膀上搭上一个东西，那东西象钳子一样越收越紧。他一侧脸，是一只挺大挺大的手。

高个青年“嗯”了一声，伸出拳头在这个大手上打了一拳，想打掉这只手，那只手却更沉地搭在他肩膀上，捏得他两眼直冒火。

“你松开！”高个青年叫了一声。

“把三块五毛钱给我！”也同样是一声吼。

那矮个青年扑上去了，照着大手的脸打了一拳。

丑丫吓得捂住了脸。她睁开眼时，只见大手满脸是血。

大手狂叫一声，扑向矮个青年，把矮个青年扑倒在身下，伸出两只大手，紧紧地掐住那令人讨厌的粗脖子：“你给我三块五毛钱！把土豆大叔的三块五毛钱给我！”

矮个青年蹬着两条腿，想把身上压着的长着两只大手的小子推下去，谁知，那两只手快把他的粗脖子掐断了。

这时，高个青年窜到大手身后，突然把大手打倒了。矮个青年翻身爬起来，瞪着差点冒血的眼睛，把大手压在身下。一高一矮两个疯狂的人，拳脚齐下……爬在地上的大手一声不吭，两只喷火的眼睛快跳出了眼眶。

丑丫哭了，只哭了一秒钟，就清醒过来，她扑了上去，死命拽住高个青年的后衣领，往后一拉，想把他从大手身上拽开。没拽动。那高个青年一甩肩膀，“嘶”的一声，丑丫的白衬衫被撕成了两截。

大手的身上挨了不知多少拳脚，他真想站起来

把自己身上的两头野兽掐死，扔到沼泽地里喂蛇……突然，他看见两臂远的地方，有一块带棱角的石头，就伸手去抓。没摸到，就拚命一挣扎，摸到了那块石头……

那矮个青年早注意到大手的意图，就把酒瓶子抓在手里，举了起来，在大手的手颤抖着刚刚摸到那块石头时，对准那只手砸了下去……

丑丫听到了一声惨叫。是大手发出来的。她看见了石头上的血和碎酒瓶子……

那两个小贩子见状，匆忙向巷口窜去，被小巷口涌来的人群围住了。

丑丫扑向躺在地上的大手：“大手！大手！”大手疼昏过去了。

文友不知什么时候来了，惊慌和胆怯还没从他脸上消失。

“你上哪儿去了？你刚才上哪儿去了？胆小鬼呜……”丑丫哭了。

九 不愿发生的事

当大手从镇上的医院痊愈回到村上时，天，已稍微有了凉意。

北方的夏天，总是这么匆匆忙忙走过，这么短促。

丑丫第一个跑到大手家，进门就喊：“大手！你回来了？！”

大手站在屋里，看见了丑丫，平淡地点点头。

丑丫发觉大手变了，才几天就变了。不但对她冷淡，那双热情的眼睛也变得胆怯了。突然，她刚刚见到大手的兴奋情绪里，爬进了一丝不安。当她用眼睛上下打量面前的大手，去证实这不安的时候，象沼泽地里的黄花突遇一场冰雹，愣在那儿了。她吓人地叫了一声：“你的手怎么啦？”

丑丫看见了什么？她把伸出去的手猛地收回来，用牙齿咬着自己的手，堵住那意想不到的惊叫。

她看见了一只熟悉的又陌生的手。缺了一根中指。那只勇敢、结实、能干活的大手剩下四根指头了。

“怎么没了？怎么没了？”丑丫制止不住从心底里涌出来的痛哭：“我的衬衫坏了可以再买，你的手呢！呜……”

门口也有人在哭，是文友。

“有什么好哭的？我还能干活，不信，我还能一只手抓五个鸡蛋！”

丑丫摇着头，眼泪象一粒粒珠子滚在地上。

文友两只胳膊扶在门上，把脸埋在胳膊里，哭泣着。

大手走过去，拍着文友的肩膀：“文友，不要伤心了，我的手不疼了，一点都不疼了，真的！”

“不是！不是！”文友摇着头。“我受不了了！真的！我实在受不了了！”他哭着跑出去了。

大手呆呆地站住了。文友不是为他的残手而伤心？为什么？那哭声里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……大手低着头，不知为什么，看着自己的残手，突然蹲在地上哭了，压着嗓子，克制着自己的哽咽。

他多么爱自己的手啊！

“大手！别哭了……”丑丫第一次伸出手，摸着大手那耸动的结实的肩膀。

但是，真正使大手心痛的不是自己失去了一根手指。那只手照样能干活，能挑水，能割草。照样能抓起五个鸡蛋，虽然抓鸡蛋时，比以前要吃力得多。

那天，他都不敢认土豆大叔了。土豆大叔一下苍老了。就象早霜下过以后，树叶、绿草，全都枯萎了。那可恶的皱纹是怎么爬上土豆大叔的面颊上的？土豆大叔的背，为什么不象以前那样直直地挺起来？

可怜的土豆大叔。

黄昏时，大手把地里割下晒干的最后一捆草背到家里时，已经天黑了。

他发现大人们都急急忙忙进了土豆大叔家的院子。

黑媳妇刚扔下手里的草绳子，头发上沾着草棍。她一边擦汗，一边同另一个女人说：“我说怎么第一眼瞧着就别扭！懒得生蛆的人，嫁给谁也是一滩屎……”黑媳妇骂骂咧咧，也进了土豆大叔的院门。

大手感到事情有些奇怪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放下手里的活，也跟去了。

他想，文友的妈妈又跟土豆大叔吵架了，不知又把什么东西砸了或摔了。

一走进文友家，一股旱烟味和浓重的热气扑过来。屋子里挤满了村里的大人们，谁都象哑吧一样

不说话。大手感到，有什么重要的事就要发生了，还是已经发生过了？

土豆大叔坐在灶洞前，他一直愿意那样坐着。烧土豆时，眼睛就那样呆呆地盯着灶膛。现在，他忧伤的面容，让谁看见了，也不会忘记的。

文友的妈妈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坐在炕沿上，这次，她没嗑瓜子。白白的脸上很平静，让人不知她在想什么。这女人，谁也甭想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
文友呢？大手没有看见他。噢！在炕角里坐着，把头垂在两腿中间，谁也不看。大手也看不见文友的脸。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在沉默的大人中间，大手感到自己是孩子，因为他不能问，不敢问。可他有眼睛，有脑袋，有他一直担心的事。

他把目光久久地盯着土豆大叔。他不看文友的妈妈。那个女人一直是闭着嘴的。文友呢？文友的脸为什么躲起来？是躲我彭大手吗？土豆大叔的脸上写着悲伤，忧郁，愁苦。大手觉得，土豆大叔肯定还没有村里的疯女人活着快活。

“你们都回去吧！劳累大家了。”土豆大叔站起来，劝屋里的人回家，他眼里的暗淡的光，使人们都不敢看他，“就这样了，下过霜，地里的庄稼不再长了，泼在地上的水，再也扫不起来了！”

这些大人们，连快嘴的黑媳妇，也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屋门。

怎么？已经决定过了？

“大叔！怎么了？”大手心里明白了什么。

土豆大叔的脸上毫无表情了，连看大手一眼都没有，他好象麻木了。

大手狠劲拽了拽土豆大叔的衣服：“怎么啦？大叔！”

“出去玩吧！孩子！你还……不懂！”土豆大叔的眼角藏着一滴泪。

不知在什么地方，夜风送来一阵忧伤的笛音。使大手想起，那失去羊羔的母亲，在用凄凉的声音呼唤自己的孩子。

“大叔！我知道，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了！”大手说。他不再问了。他一直向文友走去。文友仍然把头埋在两腿中间，没有抬起来。

可大手知道，文友清清楚楚地知道，他彭大手站在他的面前。

“文友，是真的吗？你说一句话，你也要……你说一句，是不是真的？！”大手好象要哭了。

文友把头更深地埋在两腿中间。

“文友，你来了还没有一个夏天，怎么就……大叔对你多好啊！山核桃，野葡萄干放霉了也舍不得吃，给你留着……”大手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土豆大叔，说着这些他从没说过的话。

“呜——”文友哭起来。突然，他抬起泪脸：“这儿不能上学，我该上七年级了，这儿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！还说什么！”

大手愣住了。是的，这里有什么？

大手挪着沉沉的步子，走出文友的家，不！是土豆大叔的家。这间屋子，不再属于文友和他的母亲了。

大手茫然地向天上望了一眼，不知为什么这么难受。

草房上的烟囱，都飘起了青烟。今天，每家的晚饭都开得非常晚。

土豆大叔又成了孤独的单身汉。

大手，也就要失去一个朋友了。

村上的大人都说：土豆大叔的媳妇，早就要跟土豆大叔离婚，也象“破笛子”的爸爸一样，早就想离开这里……

那天晚上，在朦胧的月光下，大手一个人，赤着脚，在沼泽地里拚命的跑，摔倒了，又爬起来跑，好象在追赶一个什么东西。大手啊！你追什么呢？……一只水鸟突然被惊飞，扑扇着翅膀，钻进更深的夜幕里去了。

大手拚命抓起一把把黑泥，不知道向什么方向，拚命地扔，扔，最后，疲劳地躺在泥水里，久久地一动不动。青蛙不叫了，是因为听到一个少年的哭声了吗？……

十 沼泽地的呼唤

文友和他母亲离开村子了。

村里没有人送。

土豆大叔从早上出去，没有回来，不知上哪里去了？是不愿再看见这个女人，还是儿子文友摧毁了他生活的甜梦？

文友回过头去。看见那村子是盖在沼泽地上一个微微凸起的高岗上的。

永别了！村庄。

文友鼻子酸酸的。大手呢？丑丫呢？你们不知道我走了吗？你们在恨我，我知道。

文友突然听见了笛声。他看见“破笛子”坐在一个草垛头上，身旁几只羊在无声地啃草。“破笛子”吹着那支经常吹的曲子。

“破笛子”站起身，惊奇地看着母子两人。

文友走过去，不知说什么，看见“破笛子”手里的烧黑的笛子，说了一句：“我会给你捎一根新笛子的！”

“破笛子”凄凉地笑了一下。

“我要走了！‘破笛子’！他们都没来……”文友伤心地说了一句。

这时候，文友看见了沼泽地上那泥泞的路上，飞快地跑来一高一矮两个人。

“大手！丑丫！”文友把手里的小包袱塞给妈妈，向两人跑去。

“我以为你们不来了！”文友擦了一下眼睛。

大手和丑丫一句话没说，只是呆呆地站着。他们不想来，可还是来了。他们还没到能够懂得离别含义的时候。这是第一次。也是最最看重的一次。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来告别。



“丑丫！我一定给你捎一件白衫衣！”丑丫点点头。

“大手！我一定给你捎……”文友一眼看见大手那只残手，泪就流出来了，捎什么呢？

“文友！你不是会写信吗？你的学问最高，给我们写信。给土豆大叔写信！别忘了，明年来看他……”

文友点了一下头。转过身去。

“等等！”丑丫叫住了文友，把一个用蒿叶编成的辫子，用火柴点着，冒出一股淡淡的青烟。“拿着这个！熏蚊子！”

文友接过去，走了。

“来信！”丑丫望着渐渐远去的身影。喊了起来。

“来看我们！”大手喊。

“我明年暑假来，一定来！”遥远的地方，传来文友的声音。

大手和丑丫都记住了。茫茫的沼泽，绿绿的水草，鸣叫的鸟儿做证。

黄昏快要降临在沼泽地上了。地平线象是疲劳

了，绷紧的臂膀弯曲了，渐渐托不住那沉重的太阳。沉寂的沼泽地要昏昏入睡了。

一个背着半口袋东西的人，在那条留下脚窝的泥路上奔跑着，呼喊着的。

那是土豆大叔。他上山寻找山核桃，野葡萄去了。他是为儿子采的。

“友！回来，友啊！把这带上，爸爸没什么送给你……”他一边跑，一边喊。他踩在一个水洼里，倒下了，布袋掉了，撒开了口，山核桃，山丁子滚了出来，掉在泥上。

他爱儿子。

十一 忧伤的笛音

持续下了几场霜，天冷得就快了。

村里人开始了过冬准备，和泥，抹墙，挖菜窖……

好象冬天还很遥远，土豆大叔木然的脸，不说话，不笑。他没有和泥，没有抹墙。一个夏天的雨水的冲刷，墙上的土掉下来了。

他常常躺着，躺在冰凉的炕上。



他咳嗽得越来越频繁。有时半夜就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睡不着，他就走到屋外，围着村子转。半夜醒来的人，常能听见那咳嗽声。

一个月了，文友没有信来。

两个月了，文友没有信来。

可怜的土豆大叔。大手常去土豆大叔家询问文友的消息。可他一看见土豆大叔的脸，就不问了。

大人们都说：土豆大叔的病很厉害。

有一天，土豆大叔感觉胸口憋得难受。剧烈地咳嗽后，又躺到炕上。

他突然感到孤独得要命，想喊几声，把孤独赶走，哪怕把嗓子喊出血来。

他听见了笛子声。他熟悉的曲子。是“破笛子”在他的窗外吹的。文友没来时，他就经常听见窗底下有笛声。文友来了，那笛声就消失了。现在又响起来。

“进来……”土豆大叔的心兴奋地跳了一下，叫了一声。

“破笛子”进来了，坐在离土豆大叔很近的地方，默默地盯着他。

“你吹的什么？”

“大叔，你听不懂吗？”

土豆大叔摇摇头。

“我的羊，都能听懂！”

“它们能听懂笛声？”

“能！它们有耳朵。我一吹，它们就抬起头不吃草了，全都看着我，支着耳朵……羊的眼睛真善良。有时我想，变成那只吃奶的羊羔就好了……”

土豆大叔摸着“破笛子”乱糟糟的头发，手颤抖起来。“孩子！我能听懂，吹吧！再吹一个！”

笛音在屋子里萦绕……“破笛子”认真地吹着，两眼盯着土豆大叔那苍白瘦削的脸。一会儿，他停下来，低着头，仔细沾了沾笛膜，重新吹起来，那么认真地吹着。

“你说，孩子！我的文友能回来吗？想不想我？”土豆大叔望着那糊着报纸的棚顶，那报纸还没破。

“破笛子”明白，土豆大叔并没有听他的笛子吹出的曲子，而是从曲子里想起了亲生儿子。他失望地望着土豆大叔。

忧伤的“破笛子”点点头：“会的！大叔！”

“是吗？……咳！咳！……”土豆大叔把头垂在炕沿下，剧烈地咳嗽着。土豆大叔闭上眼睛，嘴

里喃喃着：“真想吃口鱼呵！”

“破笛子”难受地说：“大叔，小水沟没鱼了！要有，我一定去捉一条……”突然，“破笛子”闭住了嘴，他想起了几十里外的小湖。他眼睛里放出了兴奋的光。……

村里有人在喊：“明天有寒流，上大冻了，该把菜提前放到菜窖里了！”

十二 寒流

那天，“破笛子”从早上赶路，下午才来到湖边。他没有象生活在湖边上的打鱼人那样，有一身隔水的套到胸部的皮衣裤。唯一有的，就是他手里提着的挂网。那挂网让没打过鱼的人也会笑话的。

他下水时，犹豫了一下，因为水凉。但还是缩了一下瘦小的肩膀，下水了。身上的皮肤马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他知道河沟里的鱼，喜欢在河湾安静的地方。湖里的鱼也跟河里的鱼一样。他就举着没有展开的挂网，走到一片伸进湖里的芦苇丛里。他把网下好了。

他习惯地在后腰带上摸了一下，才知道那根笛子还插在腰上，忘记放在岸上了。已经湿了。那就还插在腰上吧！他想。

他站在离挂网有一定距离的水里，一动不动，怕鱼跑了。等了一会，感到很冷，忍不住向岸上走去。湿漉漉站在岸上，盯着挂网，可马上感到更不行，让冷风一吹，直冷骨头。还不如水里温暖。于是，就又下水了。第二次下到水里，他感到两腿的膝盖很疼，知道是冷水刺激的。腿关节那地方，每到阴天下雨，每到冬天下雪，它就开始疼。他想，熬一会儿，弄到一条鱼，就回家。

“最好是大一点的鱼！”他想。

岸上不知什么时候风变大了。远处的风声，象是一个人吹着懒洋洋的口哨，慢慢传过来。

眼睛盯挂网盯累了，他就闭一会儿眼，把手伸进水里，揉揉酸疼的膝盖。

网动一下，他心就跳一下。他走过去，一摸，没有。可能是鱼碰了一下网，就游走了。

他的手都有点不敢露出水面了。冷得厉害。

他没有注意到天色已晚了。他只注意到网。

实在忍受不住了。他看见自己的两只胳膊冻得黑紫黑紫的，有些不听使唤了。